



中国当代摄影的“空间转向” SPATIAL TURN OF CHINESE PHOTOGRAPHY

我居住地的风景 The Scenery That I Inhabit

摄影并文 / 莫毅 Photos & Text by Mo Yi



平湖西里社区的早晨。（这里的楼房是1981年城市扩张时，在平整了很多种水稻的田地和天然的大水洼后建设的，故名“平湖里”。）

黄昏时分，站在城市的马路上，你会被下班高峰里大密度人群的汇集和移动震慑，如此庞大的人群正被一个叫做城市的空间接受、容纳和安排着！

当熙攘的人流疏散起来，你又会想：那么些的人都去了哪里？你知道他们是回家了，但问题是那么多人啊，有那么多的家！每个家什么样？住什么样的房子？晚上屋子里的灯光什么颜色？

今日城市里上个世纪50至90年代中期建设的居民社区吸引了我的注意。这些建筑加上时间、政治、人民的风俗、行为等元素，形成了一种独特的风景。

中国在当代居住史上的过渡，绝不像中国人的服装在80年代甩掉呆板统一的灰色那样轻松。至今，60年代，70年代，80年代建造的楼房，在容纳城市人口的比率上仍占重要位置，而不像广告里笼罩给我们的贵族般的甜美画面。“我居住地的风景”，是一个泛指，是指各个大城市中现存的居住建筑下的普遍存在，这一存在容纳了50%—60%的城市人口。

拍摄这些，既是我的感情所在，同时也是觉得它们是我的国家在从过去走向未来中必然的相貌，暗示着过渡中的经济和精神，是既映照过去也反映现在的普遍的象征性的缩影。这是这些照片的意义。

也许以前没人把这些照片中的景象认做是我们的风俗，但占国家主流文化的城市中的绝大多数人，就是这样长期地生活着。比如，给自家窗户和空调装钢铁的框子是平常行为，可就因它的普遍和集体无意识，即可算作

现今中国的一种民俗现象。再有，铁框的装法和材料各不相同，你就能从它的上面去猜测各家主人的职业、身份、家庭经济状况以及安装年代。80年代做这种东西要完全靠个人的一己之力，没有专用的材料，钢筋、铁棍儿、铁皮、扁铁都在选择之列，制作也是自己焊接。大小、形状、颜色、千姿百态各不相同。一个居民区有一千个窗户你就能看到一千种样式。而做工最好材料最好的，一定是这家主人的职业与工业相关，因为他们能搞到材料并且自己会做。一栋楼上有这么多各式各样向外凸出的铁框，它们甚至改变了原来建筑的外部的特征。对它的需要今天甚至形成了一种不小的产业，制作工艺和材料也都专业化了。只要你花钱，就有人为你量身打造入户安装。不仅如此，铁窗框的外形和结构已纳入到设计一栋新楼房时风格的考虑中，成了装

社区楼房中的公共楼道是放杂物的地方，不用又不舍的东西会在这里放多年。红色的小箱是为送报纸的人安装的。有很多可开小门儿的绿色铁箱，则是一个单元门内各户家庭的信箱。空间中的绿色管子是输送暖气用的，之所以没有美感出现在明面上，是因为在楼房的建设时期里中国的经济还不发达，没有给暖气，甚至煤气，甚至电话线等等留出相应的位置和设计。

80年代前你在中国看不见广告，但是今天各类型的广告已深入到每一处角落，治疗性病、通下水道、租房买房、超市的商品宣传……无所不有，与春节时的福喜对联相映成趣。





中国当代摄影的“空间转向” SPATIAL TURN OF CHINESE PHOTOGRAPHY

修图纸上一个不重要但又不能不考虑的东西，2000年后建造的新社区里它们已风格统一做工精致。

这些抬眼可见的景观，已成了人们见怪不怪，以为本来如此的风景。风俗因生活的需要而形成，但一个十几年前不存在于我们经验中的东西，今天在带给人安全的同时还带给了我们什么？

莫毅 1958年生于西藏，1994年成为职业艺术家，现生活于天津。



在艳阳下晒一天被子，太阳不落就收回家，晚上睡觉钻进去，不仅格外暖气烘烘，而且似乎还闻到了太阳的味道。在妇女或老人对被子一晒一收的打点中，你能感受到每个家庭的温馨。与早年不同，以前被子是晒在自家的院子里或是平房门前的空地上，比较显眼，如今到处都是连成片的六、七层高的楼房了，所晒的被子在这样的背景下很不起眼，几乎都难让人看见了。被子的颜色也没有原来的好看，少见那些单纯朴素又大红大绿、大花小花的很民间的色彩了。过去的人们会把很多情感投注在普通的贴身物品上，像织一件毛衣，送一条围巾，而做一床新被子则更是非常精心，用什么样料子配什么样颜色往往体现了人们的审美，也寄托了他们的情感……今天的人们则不再这样了。

用坚固的铁把自家的窗户包裹起来是70年代后的事，现在四楼以下的安装率已达70%，一楼已达99%。其材料和外形凸出于墙面，使得看上去颇有趣味儿。

这些铁框大部分都是主人自己设计、找材料、焊接、安装的，一百个窗就像站在你面前的一百个人——各有各的味道。

